

老哥俩联忆『电缆厂往事』

工程都有我们产品的身影，其中截面钢芯铝线被国际友人赞誉为“OK，中国线路”。葛洲坝大型电站的铁塔，刘家峡电站输电网络，首都机场纵横交错的网络，印度高压输电



“我以前负责写《电缆厂厂志》，我想讲讲……”
“我以前在电缆厂当过书记和副厂长，我想说说……”
半个月时间，前后两通电话将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和记者联系在一起。

2018年7月24日，沈阳市第31中学门前等待了几分钟后，在乔树源、单明恩两位老人地招呼下，我走进铁西一栋老式住宅楼里，这里是乔树源的家，当年曾是电缆厂的职工宿舍，老乔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十多年，从北面的阳台望出去，那里原本是厂子的幼儿园，挨着一起的，也是电缆厂的子弟学校。老单家离这里也很近，走几分钟就到了。这一片几乎是乔家和单家的记忆源地。退休前，他们都在沈阳电缆厂上班，是工友；退休后，老哥俩因为共同的爱好——整理家庭档案，几乎每周都能见上一面，这一期的《老厂记忆》由这二人共同完成。



人物

单明恩，退休前曾任沈阳电缆厂副厂长、厂党委书记，在岗工作54年，曾获得省“五一”奖章、市劳动模范等46项荣誉称号。

新中国第一代青工

“刚进厂工作的时候，我还不到16岁，那些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都喊我小鬼，还有的人逗趣地问我还不尿床呢，他们让我干些杂活、送报纸、送信、跑市里送文件……”83岁的单明恩笑着回忆刚入厂子时的情景。

“我是老沈阳人，老皇姑屯天山小学读过书，1948年秋，我家已经处于饥寒交迫地境地了，父亲失业，母亲患病，我也失学了，全家靠野菜、豆饼、豆腐渣之类地勉强度日，七口人一个月

只吃二三公斤高粱面，剩下的全靠野菜，那个时候‘饿’是最深的记忆了。”

“1948年11月，沈阳解放了，解放军赶着马匹拉着大轱辘车将粮食源源不断地拉到了北行，不限量出售，苦日子到头了……学校复课，工厂开工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当个工人学技术成为工匠，穿上工装很光荣，于是1951年6月我到电工七厂（沈阳电缆厂前身），报名申请当工人，填入职登记表，交三张照片，16岁的我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工人。”

8年学习获大学文凭

“1951年入厂之后，我做杂役，送信、送报纸，到市里送文件，两年后被杨维哲厂长调到车间工作了。当时厂里的书记、厂长特别关心我的成长，让我去继续深造，去电工联中上学。从初中到大学，一共八年时间。特别是在辽宁大学业余读中文系的那两年，我白班上班工作量一点都没落下。周一到周六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，我都要去辽大上课，

（次日）早上我从皇姑屯赶到铁西电缆厂上班，等下班了，晚上再赶到辽大上课。为了省每顿四毛的晚饭钱，我晚上经常饿着肚子去上课，等下课回到家再吃一口。当时我们家里不富裕，12口人住在62平米的棚户区中，都是‘叠’着睡的，我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形容当时的家：举头望脊板，四壁冰霜满，风吹腹部凉，炕温背后暖……”

我的第一张奖状

“那个时候的工人，除了工作，业务文化生活其实也是挺丰富的，我的第一张奖状就记录了这个心得。那是在1957年我获得的，是沈阳电缆厂工会授予的‘工会优秀积极分子’。日常我除提前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外，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学文化，我把看书当成业务生活的全部。工厂成立了图书馆，我

经常去图书馆借书，帮助整理图书，给工友办借书证以及推荐图书。我向工友介绍发扬革命光荣传统、积极向上的书籍。我们谈书、谈体会，交流感受，我和工友们共同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句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……’。也正是因为爱读书，我收获了这张奖状。”

改革之初被工人当成“李鸿章”

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，时任沈阳电缆厂副厂长的单明恩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。

“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我决定支援内蒙古、山西等其他省市电缆设备220台，但是这一做法不被工友们理解，甚至有人还骂我是‘当代李鸿章’。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，这个项目联合了全国三十多家企业，安排33000名农民工就业，为当地脱贫作出重要贡献，也为后来从英国、法国引进工艺简单、操作简易的新设备做了更新准备条件。在为其他电缆厂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，我们厂也收取了技术服务费，其他电缆厂到年底也会给咱们厂子分红，并且将支援的机器作价换算成股份，归我们厂所有，本着

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帮助其他电缆厂的同时还提高了本厂的效益。

“1992年，厂子里接到上级组织部门的通知，工厂要进行大调整，一个厂长、五个副厂长都更换人了，唯独没有动我。我们大干苦干，结果在那年年末我们厂子提前25天实现生产值十一亿六千万啊，上缴利润三千五百六十四万，在当年全市利税大户50家中排名第六！”

讲到这段，单老还有点骄傲。1992年是沈阳电缆厂发展中的一个缩影，也是单明恩与厂子在一起54年的一个小片段。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决断，因为领导工作的出色表现，单老在退休后又留在电缆厂当厂长顾问，一干又是十年。



当年沈阳电缆厂的装铠工艺

“当时沈阳电缆厂的名气很大，我们的电线电缆产品，不只一次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金牌。葛洲坝大型电站的铁塔，刘家峡电站输电网络，首都机场纵横交错的网络，印度高压输电工程都有我们产品的身影，其中截面钢芯铝线被国际友人赞誉为‘OK，中国线路’。”

提起自己的厂子，二人如数家珍。



人物

乔树源，退休前曾任沈阳电缆厂厂长助理，《沈阳电缆厂厂志》主编。

国庆四周年去市府广场打腰鼓

“我的老家在河北，沈阳这边有个和父亲关系很好的叔叔，通过他，我就来沈阳直接进了工厂，解放初期的大工厂急需各类工人，因此我进工厂学的就是‘钳工’。1953年10月1日，国庆4周年纪念日，我们沈阳电工七厂（沈阳电缆厂前身）腰鼓队还去市府广场参加庆祝活动来着，大伙在厂子大门那里拍了张照片。”指着张照片乔树源缓缓地说开来。

“我是1951年3月参加工作，1952年5月4日入团，同年底入党，1953年5月调入厂党总支任干事。1953年9月，厂工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，组织了有40余人的腰鼓队，几乎都是我们这样的小年轻。那时候厂子里举办的活动特别

多，我们年轻人的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，下了班，干了一天活也不嫌累，马上就投入到节目的排练中，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那天去表演的情景，我至今都还能记得，10月1日早晨，我们先后从厂第一单身宿舍（现铁西区贵和办事处）去厂内大食堂吃早饭，6点集合出发。经北二马路，过北两洞桥，一路就那样走着去市府广场，参加全市的庆祝活动。会后又经过中路到沈阳站，南行至南五马路，过南两洞桥，经铁西广场。”

“回厂时已是中午12点多了。我们一路上精神十足，边扭边跳，边走边打，绕行一大圈，这一来回走了几十里路，一是年轻，二就是高兴，根本也不觉得累。”

电缆厂里“潜伏者”

“在抗战时期电缆厂就很受重视，为啥？我们厂子里都有‘地下党’。”

“那个‘地下党’其实真名叫米国钧，他是1943年9月至1945年3月在‘满洲电线株式会社’（沈阳电缆厂前身）搞情报工作的。1943年9月，米国钧由中共晋察冀边区派来‘满洲电线’，打入工厂上层机构，以技术员和技术教员的公开身份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受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会直接领导，其主要任务是秘密收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情报和技术情报。1945年3月，米国钧奉命撤回晋察冀边区。他是已知在‘满洲电线’工作过的最早的一位党员。”

“1988年，由于编纂《沈阳电缆

厂厂志》，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米国钧并写了有关他的材料。卸任后的他想故地重游，于是在1988年10月12日‘地下党’米国钧同志到我们沈阳电缆厂回访参观时，他在厂门前和厂长徐有洋还有我一起拍了张照片。当时我是厂长徐有洋的助理，也是《沈阳电缆厂志》的主编。在编纂厂志过程中，我们先后走访了各个时期在厂工作过的老领导、老同志，到各级档案馆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，才查到了老地下党员米国钧同志。从给我们工厂派驻地下党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，抗战时期，电缆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”

沈阳日报、沈报融媒记者王远实习生 许哲/文 张文魁/翻拍

辽海·沈阳讲坛

老厂记忆

市社科联 沈阳日报联办

如果您是老厂的老工人，如果您对老厂的辉煌的工业历史有所了解，您可以通过信件、微信、电子邮箱，以文字形式提供资料，最好附上当年的照片；或者通过电话与我们联系，我们将进行采访整理。

● 通信地址
沈阳市沈河区北三经街67号
沈阳日报重大选题策划部

● 电子邮箱
syrb007@126.com

● 联系电话
13998185488 22690176
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